

段祺瑞《正道居集》之感世宗旨探論*

陳煒舜

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

引言

段祺瑞(1865–1936)，原名啟瑞，字芝泉，晚號正道居士、正道老人，安徽合肥人。民初國務總理、臨時執政，早年即與馮國璋(1859–1919)、王士珍(1861–1930)並稱為「北洋三傑」，為袁世凱(1859–1916)去世後的主要北洋領袖。早歲家貧，光緒十一年(1885)考入北洋武備學堂，習炮兵科。十五年(1889)春，獲李鴻章(1823–1901)青睞，選派到德國留學，先在柏林軍事學院(Prussian Military Academy)學習軍事理論，後轉往克虜伯炮廠(Krupp Arsenal)實習。甲午戰起，督率學生協守炮臺，抗擊日軍。是年底，清廷命袁世凱總辦新建陸軍，武器、編制、操練全用西法，為中國陸軍近代化之開端，亦標誌北洋系之肇始。段祺瑞擔任炮隊統帶、監督兼代理總教習，成為袁世凱的親信。二十七年(1901)，以三品知府銜任武衛右軍各學堂總辦。同年剿滅景廷賓(1861–1902)之亂，陞正二品候補道，加巴圖魯號，賞戴花翎。三十二年(1906)，接任北洋陸軍速成學堂(後擴建為保定軍官學堂)督辦。宣統二年(1910)，賞頭品頂戴，加侍郎銜，外放任江北提督。三年(1911)，任清軍第二軍軍統、湖廣總督。

民國元年(1912)初，帶領北洋將領四十六人通電，請清帝退位。袁世凱就任大總統，段祺瑞出任陸軍總長。二年(1913)，一度代理國務總理，後署理湖北都督兼領河南都督。四年(1915)，袁世凱簽訂「二十一條」，段以養病為由辭職。是年底，袁世凱謀畫稱帝，段不擁護。五年(1916)3月，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，邀請段祺瑞出任國務總理。6月袁去世，黎元洪(1864–1928)接任大總統，與段祺瑞產生府院之

* 本文初稿分為兩部分，一發表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主辦之「風雅傳承：民初以來舊體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」(香港，2015年6月4–5日)，一發表於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、中國文學系主辦之「第一屆『從誤讀、流變、對話到創意』國際學術研討會」(臺南，2015年6月12日)，分別得到特約講評人周興陸教授、施懿琳教授指正；復承諸位匿名評審者給予寶貴意見，使本論文修訂得較為完善。前此之資料蒐集，承蒙梁穎、陳嘉琳、李小妮、林彥廷諸君幫助，謹致謝悃。

爭，引發張勳(1854–1923)復辟，段氏組討逆軍平亂。此後馮國璋、徐世昌(1855–1939)繼任大總統，段氏皆為實際秉政者。九年(1920)直皖戰爭爆發，皖軍敗績，段祺瑞隱居天津，開始吃素念佛。十三年(1924)，馮玉祥(1882–1948)發動北京政變，聯合張作霖(1875–1928)請段祺瑞擔任臨時政府執政。十五年(1926)春發生「三一八慘案」。4月9日段氏通電下野，再隱天津。二十年(1931)九一八事變後，拒絕日本拉攏。兩年後應蔣介石(1887–1975)之邀移居上海。二十五年(1936)在上海病逝，享壽七十二。段祺瑞出身行伍，然有一定文史修養，晚年尤好創作詩文，先後結為正道居諸集。章士釗(1881–1973)為收錄段祺瑞散文的《正道居感世集》作序，論云：「惟公偶操柔翰，雅善名理，每有述作，伸紙輒千數百言。以釗少解文墨，屬令洗伐。釗亦以此道非公所長，意存獻可，而反覆視之，轉無以易。造意初若不屬，細審其脈自在。選詞初若生硬，實乃樸茂，非俗手所能。」¹復如徐一士(1890–1971)論其詩文云：「文學非所長，然頗留心翰墨，所作亦有別饒意致者。」²其後《正道居感世集》正續集、《正道居詩》正續集合編為《正道居集》。

如段祺瑞〈自序〉所言，《正道居集》所收詩文皆「有關世道人心者」。段氏且希望此書一出，「庶幾聖經賢傳，精意煥發，奠安海內，輻於四遠，冶世界於一鑪，咸沐大同之化云爾」。³進而言之，段祺瑞編定《正道居集》的標準，至少有二端：(一)諸通電、公文並非段氏所作，不予納入；(二)如〈友梅姻丈絕筆詩惻隱憂傷次韻奉挽〉、〈陸軍上將遠威將軍徐君神道碑〉，或講述亡者之生平業績，或表達作者之哀感，與《正道居集》其他篇章旨意有所不同。尤有進者，《正道居集》雖無「感世」字樣，但「感世」之旨仍一以貫之。先觀《感世集》所收五文，〈聖賢英雄異同論〉以史論為主，借古喻今。〈內感〉、〈外感〉二篇論述清末民初之內政、外交，〈靈學要誌序〉、〈靈學特刊序〉則對中國傳統之宗教推崇備至。前三篇更被段氏視為得意之作，觀其〈賦答修慧長老〉詩可知：「宣揚大同化，竭力聖功傳。聖賢英雄論，兩感內外篇。」⁴《正道居集》文卷增入三篇，〈儒釋異同論〉進一步闡發傳統宗教之殊勝處。〈產猴記〉先言家中所養兩猴之癡迷，歸結出「愛之不以道而殺之，雖愛奚益」之理，以勸誡世人克己接物。〈因雪記〉雖云「啟發兒曹之文思」，然對於國事陵夷的現狀亦有「曲致虔誠，默禱上蒼」的祈願。至於詩歌部分，如〈賦答修慧長老〉、〈孔道〉、〈達觀〉、〈十勵篇〉、〈八箴〉、〈正道詠〉、〈讀孔子閒居篇書後〉等，皆鼓吹儒釋二道之作。〈砥世詠〉二首、〈末世哀〉、〈時局幻化感〉、〈閔世〉、〈持正義〉、〈觀世篇〉、〈醒世〉等，皆感懷時局之作。他如〈先賢詠〉吟詠李鴻章，〈藤村子爵索書口占即贈〉贈日本友人，〈弱弟哀〉悼念亡弟，〈旅大游〉紀錄遊觀，〈詠雪二首次某君韻〉吟詠冬

¹ 章士釗：〈序〉，載段祺瑞：《正道居感世集》(上海圖書館藏民國刊本)，頁一下至二上。

² 徐一士(著)、徐禾(選編)：《亦佳廬小品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年)，頁78。

³ 段祺瑞：《正道居集》(上海圖書館藏民國刊本)，〈自序〉，頁二上至二下。

⁴ 同上注，詩卷，頁一下。

雪，〈和伯行韻〉乃和李經方（1855–1934）弈棋之作，不一而足。然整體而言，詩作主題皆以「天下大事」為依歸。各篇之中，段氏作為民國大老、國家元首的意識非常強烈。即便如〈弱弟哀〉之自悲，或其他詩作之酬唱，對象讀者亦非僅其個人或二三友朋，而是全國民眾。兼以段氏本身嚴肅刻板，不苟言笑，故詩文集中幾乎沒有吟風賞月的作品。筆者以為，「感世」即所謂「有關世道人心」，其「感」可由「感懷」及「感化」兩個主題呈現。「感懷」乃客觀世界對於個人心靈的根觸，包括歷史感慨與時局憂感；「感化」則為個人思想對於群眾意識的影響，包括民生教化與國是建白。下文擬先綜論正道居諸集之版本，然後依次論述《正道居集》所收詩文之「感懷」及「感化」主題，以見其感世宗旨。

段祺瑞正道居諸集版本綜論

段祺瑞《正道居集·自序》云：「溯余髫齡就傅，歷十餘載，探討聖賢之精蘊，誠欲有所建白，不負先人期許而光大之也。」⁵黃征等指出，就讀私塾對段氏一生影響甚大，年幼即對儒家經書有一初步了解。⁶進而言之，段氏此時也必然受到舊體詩文寫作的訓練。其後段祺瑞投筆從戎，光緒十一年進入天津武備學堂，先學習兵法、地利、軍器、炮臺、算法、測繪等課程。復如黃征等所云，清王朝為了鞏固統治，「中學為體、西學為用」乃是不可逾越的原則。熟讀經史，以感發忠義之心，仍是該學堂的根本宗旨。故每日熟讀並背誦經史一段，依舊是段祺瑞等人的必修課，這也為後來段祺瑞的「文治」打下牢固基礎。⁷由於他兼通軍政、文義，其後能在芸芸將帥中脫穎而出，可想而知。彭秀良指出，徐樹錚（1880–1925）民國十四年（1925）的〈上段執政書〉提到為已經去世的林紓（1852–1924）、姚永概（1866–1923）請飭存恤，又為柯劭忞（1850–1933）、王樹枏（1851–1936）、馬其昶（1855–1930）、胡玉縉（1859–1940）、陳漢章（1864–1938）、賈恩紱（1865–1948）等名宿請求厚贈祿養。此書不但是對段的請求，也是對段多年敬重名士宿儒的一個回顧。⁸段祺瑞作為袁世凱門生，清末編練新軍的不少重要文字如《編練章制》、《戰法操典》、《訓練操法詳晰略說》等，「半由其手訂」。⁹然目前所見其名下之著作，僅有正道居諸集而已。

段氏《正道居集·自序》云：「癸亥歲五易之元首，選非其道，浙遼軍興，國無政府，……海內環請，未忍膜視，遂就臨時執政。適遊士風靡，侈談新奇，人心澆漓，將無底止。念非孔孟之道不足以挽頹風，欲述斯旨，難已於言。凡有關世道人

⁵ 同上注，〈自序〉，頁一上。

⁶ 黃征、陳長河、馬烈：《段祺瑞與皖系軍閥》（鄭州：河南人民出版社，1990年），頁3。

⁷ 同上注，頁5–6。

⁸ 彭秀良：《段祺瑞傳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5年），頁242–43。

⁹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（編）：《清末新軍編練沿革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8年），頁26。